

恰巴耶夫

富尔曼诺夫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苏联〕富尔曼诺夫著

恰 巴 耶 夫

郑泽生 陈恩冬 陈明秀 耿龙明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Д. ФУРМАНОВ

ЧАПАЕВ

据 Д. ФУРМАН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I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60) 译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恰巴耶夫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字数 248,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2 插页 18

1981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52,000

书号 10208·73

定价 1.45 元



作者像

2009/8/10/3

前 言

长篇小说《恰巴耶夫》是苏联作家德·安·富尔曼诺夫的代表作。富尔曼诺夫一八九一年生于劳动人民的家庭，从小就喜欢文学，在中学时代，阅读过大量俄国古典作家的作品，喜爱普希金、涅克拉索夫的诗篇，崇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一九一二年，考入莫斯科大学历史语文系学习。大学时期，高尔基的作品对他影响很大。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富尔曼诺夫弃学从军，在前线的救护列车上当看护兵。他在前线两年中所接触到的黑暗现实：人民的生活日益贫困、沙俄军官对士兵的残暴压迫等，加深了他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认识，促进了他的政治觉悟的提高和思想上的进步。一九一六年秋，他毅然离开军队，回到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在当地的工人补习学校里当一名教员。

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富尔曼诺夫积极参加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市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工作。他经常在群众大会上演讲，并深入农村做宣传鼓动工作。他一度受到左派社会革命党和无政府主义政党的影响。后来，在工人阶级、布尔什维克党、特别是伏龙芝的帮助下，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参加实际的阶级斗争，逐渐摆脱了资

产阶级政党的影响，从一个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一九一七年八月，他被选为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市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委员。十月革命时期，他担任过当地革命司令部的主席，制止了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资产阶级分子所发动的邮电局的罢工，迅速恢复了革命秩序。一九一八年富尔曼诺夫参加了共产党。由于他忘我地工作和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先被选为省执委会副主席，后为省党委书记。

一九一九年初，为了击退白匪军的猖狂进攻，富尔曼诺夫带领一支工人队伍去支援东部战线。他曾担任恰巴耶夫师的政委，与著名的战斗英雄恰巴耶夫共同战斗。同年八月，他被调到土尔克斯坦战线政治部工作。一九二〇年三月，被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土尔克斯坦战线的全权代表。他曾率领少数共产党员深入维尔内依（现为阿拉木图），平息了武装叛乱，巩固了塞米列契斯克省的苏维埃政权。

一九二〇年八月，富尔曼诺夫被调到高加索第九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兼任红色陆战队的政委，胜利地完成了歼灭从克里米亚入侵库班地区的弗兰格尔匪帮的任务，因而荣获红旗勋章。同年十月，富尔曼诺夫担任第九军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一年又被任命为第十一军的《红色军人》报主编。不久，红军击退外国军事干涉，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富尔曼诺夫被调到莫斯科国家出版局文艺部工作。在此期间，他专门从事创作，写了不少文艺作品。富尔曼诺夫还参加了作家协会的领导工作，曾担任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书记和全苏无产阶级作家联盟执行局委员。他跟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和文艺团体进行斗争，坚决捍卫了列宁主义的文艺路线。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五日，他不幸被脑膜炎夺去了生命，当时年仅三十四岁。

鲁迅先生在《〈一天的工作〉后记》中谈到富尔曼诺夫：“他墓碑上刻着一把剑和一本书；铭很简单，是德米特里·富尔曼诺夫，共产主义者，战士，文人。”的确，富尔曼诺夫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革命战士，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文艺战士。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写作，参加革命后，他的创作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日臻成熟。甚至在紧张的国内战争年代，在戎马倥偬中，他也没有放下过笔杆。他在中央和地方的报刊上发表了許多政论文章和特写。他的作品体裁丰富多样，有诗歌、特写、政论、随笔、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及文艺评论等。这些作品有的反映革命前的生活，有的描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九二五年富尔曼诺夫着手写一部反映二十年代苏联文艺界斗争和党在文艺战线上如何领导了这场思想斗争的小说《作家们》，由于作者过早去世而未能完成。在富尔曼诺夫整个创作中最著名的作品是中篇小说《红色陆战队》、长篇小说《恰巴耶夫》和《叛乱》，其中《恰巴耶夫》是他的代表作，在苏联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恰巴耶夫》这部小说是根据真人真事写成的。一九一九年春，外国干涉者利用盘踞在西伯利亚的高尔察克的三十万反革命军队为主力，向苏维埃政权发动了第一次进攻，他们越过乌拉尔山，妄图攻占莫斯科。同时，在北高加索的邓尼金和波罗的海的尤登尼奇也配合高尔察克发动了新攻势。苏联共产党发出了“一切为了东线”的战斗号召，党团员和广大工农

群众纷纷响应，竞相奔赴前方。《恰巴耶夫》所反映的正是一九一九年一月到八月在苏联东线上的战事，作者形象地再现了恰巴耶夫师所处的历史环境。当时在东线战场上作战的，大多是由农民组成的红军部队，恰巴耶夫师就是其中的一支部队。穿上军装的农民战士，在恰巴耶夫的领导下英勇善战，屡建奇功，可是他们自由散漫，游击习气很重。苏联共产党派了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支队和政治工作人员去改造这支半游击式的队伍。师政委克雷奇科夫到任后，深深感到，要使每个指战员都成为有觉悟的革命战士，首先必须在师长恰巴耶夫身上下功夫。农民出身的恰巴耶夫，确实多谋善断、机智灵活、骁勇善战、视死如归，在南征北战中所向无敌，使凶狠暴戾的白匪军闻风丧胆，不愧为优秀的军事将领。但他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对党的政策也懂得不多，有时甚至过于自信。克雷奇科夫把恰巴耶夫逐渐引上了正确的道路。恰巴耶夫师也在工人支队和其他政治工作人员影响下，不断成长，成为一支有觉悟的革命军队，在粉碎高尔察克和哥萨克白匪军的战斗中，多次获得胜利。可是，在勒比辛斯克附近一役中，恰巴耶夫的师部遭到突然袭击，恰巴耶夫本人不幸牺牲。但是恰巴耶夫师的指战员们仍能重整旗鼓，投入新的战斗。作者不仅出色地描写了这支队伍的勇敢精神，同时也描写了他们从一支散漫的、无政府思想浓厚的队伍，在战争中不断锻炼成为一支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的过程。

这本小说突出了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武装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和对农民群众的影响，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有典型意义的。由于农民不是近代的新的生产力的代表，不可避免地

具有阶级局限性。因此农民的武装斗争要取得胜利，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同时工人阶级也只有和农民结成联盟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小说真实地描绘了恰巴耶夫师的战士们逐渐懂得组织纪律的重要，并成为有政治觉悟的战斗集体的过程。

小说中，党的领导是通过共产党员、政治工作人员来体现的：“一个政治委员穿得和普通红军战士一样朴素，和战士们同吃一锅饭，行军时，和战士们一样受累，在战斗中，总是冒着生命危险，第一个冲在前面，优秀的政治委员都是这样要求自己的。”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党保证了这支队伍的政治方向，同时也改造了这支农民队伍。他们不只对自己的作战部队不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而且还经常对前线附近的居民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在解放的土地上建立苏维埃政权，这就体现了红军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取得了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全书贯穿着党的思想、党的政策和党的立场。在二十年代的苏联文坛上，涌现了许许多多描写武装斗争的作品，可是有些作家把它们写成是一种自发的、无政府的运动，而富尔曼诺夫在《恰巴耶夫》一书中却正确描写了党的领导作用和组织作用。

十月革命胜利后，年轻的苏维埃文学面临的新任务，是要求作家们创造出新的苏维埃文学作品，塑造新的英雄人物的形象。许多苏联作家进行了创作探索。有些作家写了国内战争中的英勇事迹，表现了人民的英勇精神，可是他们笔下的主人公的形象往往是某些概念的化身。有些作家还把共产党员刻划成抽象的、公式化的“穿皮茄克”的人。关于新的人物如

何塑造，富尔曼诺夫作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是如实地描写恰巴耶夫，连他的一些细节、一些过失，以及整个人的五脏六腑都写出来呢，还是按照一般写作模式，创作出一个虚构的人物，也就是说，虽然形象很鲜明，但是把他许多方面都割弃掉呢？”最后他选择了前一条道路来塑造这位英雄人物。这个人物是通过真实的、具有鲜明个性的、令人信服的形象体现出来的。

恰巴耶夫深得人民群众和红军战士们的爱戴和崇敬，这主要是由于他对人民的解放事业忠心耿耿，日夜思索如何打败敌人，以及他跟战士们同甘共苦，密切联系群众和以身作则的作风。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卓越的军事才干，使他能以正确判断敌情，制订出周密的作战计划。恰巴耶夫在战场上总是身先士卒，什么地方最危险，他就冲向那里。他善于鼓舞士气，用胜利和光荣感去激发他们的斗志，因此在他的领导下，红军立下了赫赫战功。由此，他获得了极高的威望，成了人民敬爱的传奇人物。

富尔曼诺夫从各方面刻划了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恰巴耶夫对革命是忠诚的，作战是英勇的，然而英雄身上存在不少缺点。他在政治思想上是幼稚的，对党的政策有时是无知的。他入党已一年多了，可是对党纲所知无几，跟宗教也没有决裂，有时还要用右手在胸前画十字。他看问题的方法有时是片面的；他认为所有的哥萨克都是坏人，都是反动派；他声称不进军事院校，也能带领大部队打仗；他认定每一个旧军官都不可靠。他认为作战取得胜利主要靠拿武器的前方战士，而“司令部”是不拿枪杆子的机关，因此他非常讨厌“司

司令部”。

富尔曼诺夫认为：“恰巴耶夫的缺点也和他的优点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的确，在现实生活中，人总是在一定时代、一定阶级地位中生活，恰巴耶夫也是这样。恰巴耶夫是农民群众的代表，在他身上体现了农民群众多年积累起来的一切不可抑制的、盲目的愤怒和反抗情绪，同时也集中了当时农民群众的勇敢和英雄气概。但由于他缺乏文化知识和很少学习马列主义，因而对党的政策和革命的道理就懂得不多。书中虽对他落后和无知的一面作了较多的描写，但作者是从教育的角度来着墨的。与此同时，作者又从发展的角度来揭示恰巴耶夫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描绘了恰巴耶夫的成长过程，描述他怎样克服过去的偏见，改正自己的错误和缺点，新的苏维埃人的性格和品质怎样在他身上获得了胜利。

富尔曼诺夫在这本书中还塑造了另一个典型人物——师政委克雷奇科夫的形象。作者笔下的克雷奇科夫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政治工作人员。他担任恰巴耶夫师的政委后，很快就弄清了这支部队的特点。他认为要帮助恰巴耶夫，首先要取得他的信任。克雷奇科夫团结和教育这个游击习气很浓厚的农民军代表人物，不是无原则的迁就，而是以党性作基础的。他从爱护同志、关心同志出发，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同时，如果发现对方有错误倾向时，他坚持原则，分清是非，因势利导，纠正错误。克雷奇科夫在教育方法是委婉、机警、谨慎的。他巧妙地纠正了恰巴耶夫在宣传党的政策中所犯的错误，纠正他对“司令部”和哥萨克的想法。克雷奇科夫耐心地制止恰巴耶夫有时表现出来的刚愎自用的倔强行

为，抑制他独断独行的不良习惯，警戒他避免作出轻率的决定。由于经常向他进行一系列耐心细致的工作，使他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克雷奇科夫终于出色地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他们思想上能够一致，在工作上很快成了亲密的战友。

此外，克雷奇科夫在和恰巴耶夫的相处过程中，自己也在不断成长。他第一次参加战斗时有些胆怯，他便以恰巴耶夫为榜样，逐渐克服了恐惧，因而对战斗环境逐渐习惯起来。经过短短六个月的时间，他便感到自己和以前判若两人——他成长了很多，他的毅力也大大增强，经过了种种考验，能处理各种困难问题。作者刻划了他的思想境界，他的举止行为，深刻地描绘出一个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形象。

富尔曼诺夫把恰巴耶夫和克雷奇科夫刻划得丰满动人，表现了他们的进步、成长过程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最后胜利，这在二十年代初的苏联文学中是难能可贵的。当然，这部小说不是二十年代文学中描写新型英雄人物的唯一优秀作品，同它媲美的还有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和法捷耶夫的《毁灭》等，但《恰巴耶夫》一书发表于一九二三年，比《铁流》（一九二四）和《毁灭》（一九二六）都早一些。

对白匪军的残暴，小说也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控诉，这就从反面教育了红军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使他们大大增强了对白匪军的仇恨，百倍英勇地投入彻底消灭敌人的战斗。作者十分动人地写出了红军战士们艰苦卓绝的行军和斗争场面。有两个在战斗中失掉双腿的红军，爬回自己的部队，不肯离队，在后来的战斗中还当了机枪手。恰巴耶夫的壮烈牺牲、西佐夫的最后奋战，都反映了那个时期极其坚强的革命

精神。正由于红军具有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对社会主义和人类的解放充满了信心，所以才能在猛烈的炮火下奋不顾身，连续苦战。当斗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毫不吝惜地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高尔基给予这本小说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一本“很有教益的书”。这本书深受苏联读者的欢迎，不断再版，教育了广大读者。被译成各国文字后，又以同样的力量打动了千千万万外国读者的心弦。富尔曼诺夫所塑造的恰巴耶夫和克雷奇科夫的形象，大大地鼓舞了西班牙人民为反对法西斯而进行战斗。西班牙反法西斯的战士们曾用恰巴耶夫及其政委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队伍。在朝鲜，人们曾用恰巴耶夫的名字来称呼最受爱戴的战士。这本小说于一九三六年被介绍到中国，深受我国读者欢迎。恰巴耶夫及其战士们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不仅在我国民主革命中起过积极的作用，就是在今天，也同样能激励我们奋发图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英勇斗争。

江文琦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一 工人支队

车站上拥挤不堪，人，黑压压的一片。月台上，红军战士拉成长长一列横队，好不容易才拦住欢腾的、叫嚷不休的人群。伏龙芝召集起来的一支工人队伍，今天半夜里就要去打高尔察克了。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各工厂的工人都聚集到这里，送别他们的伙伴、兄弟、父亲、儿子……这些新“兵”显得那么笨手笨脚、天真烂漫，使人觉得有点可笑，其中很多人还是第一次穿上军大衣哪！大衣穿在身上，别别扭扭，很不服贴，鼓鼓囊囊的，好象发了酵的面团。但哪有工夫管得了这许多呢？它无损于这些小伙子们威风凛凛的英姿。瞧，这一个，用皮带把腰扎得象“高脚杯”的颈子，简直透不过气来，可是小家伙走起路来却挺神气，鞋后跟踏在地上噔噔直响；再瞧那一个，大大咧咧，满不在乎，摆出一副老行伍的架势，刀歪歪斜斜地挂在腰带上，一只手按着刀柄，一本正经，煞有介事地和旁边的人争论不休；另外一个，腰的左边挎着一支手枪，右边挂着两颗木柄手榴弹，子弹带象一条蛇似地缠在腰里，他从月台的这一头到那一头，急速地走来走去，想在亲戚朋友和熟人们面前炫耀炫耀他那威武的仪容。

那黑压压的一大片工人，怀着骄傲、喜爱的心情，兴致勃

勃地望着他们，谈论着他们。

“他们能学会打仗的，老弟，能学会的……一到前线，他们就会尝到他妈的打仗的滋味……”

“可不是吗，上前线可不是躺在摇篮里玩啊……”

这时，大家动起来了，笑起来了，一个个朝前伸长了脖子。

“瞧，那个捷连季，你都认不出来了，他在溶铁车间里的时候，满身油污，象根灯芯子，可现在，你瞧……可神气哩！……”

“没说的，走起路来两手叉着腰……瞧那把军刀，跟将军的一模一样，挎在腰上，晃晃荡荡。”

“捷连季，”一个人逗笑地喊了他一声，“快把军刀塞到口袋里去吧，别让哥萨克抢去。”

站在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别让你妈拿去当菜刀……”

“捷连季，别跌一跤把军刀碰断……”

“小心别把你的小手指给削掉……你这个半吊子将军！”

“啊哈，啊哈……喝、喝、喝，哈、哈、哈……”

捷连季·包奇金是个织布工人，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满脸雀斑，一头棕黄色的头发。他听了这些玩笑话，回过头去，和颜悦色地瞅了一眼，感到有点难为情，急忙抓住歪到一边的军刀……

“我要……给你们点尝尝，”他涨红着脸，朝着那群人挤出这么一句威吓的话。他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回答，也不知道怎样去对付这一连串热情的玩笑和打趣。

“尝什么呀！？捷连季，什么呀？……”那些打趣他的人止不住地哈哈大笑说，“来，娃娃兵，给你点瓜子嗑嗑吧！你这件

军大衣大概从牛犊子身上剥下来的吧……啊哈……喝，喝……”

捷连季面带笑容地向车厢走去，消失在一群灰色的、乱哄哄的红军战士中间。

大家一看到那些笨手笨脚的战士，就取笑一阵。刻薄的嘲笑，辛辣的俏皮话，如滂沱大雨，倾泻下来……然而不一会儿，又谈起正经的、严肃的事情来。情绪变得很快，话锋也转得很快——处处笼罩着神经质的、紧张的、过于敏感的、惶惶不安的气氛。人群中三五成堆地议论纷纷。

“假如需要的话，我们能把魔鬼从地狱里揪出来……大家不是抱怨过吗？什么没有鞋穿呀，没有大衣穿呀，没有子弹……可现在，你瞧……”说话的人用手向车厢那边一指，表示他说的是红军，“你看，装备了整整上千人……”

“你说多少？”

“是的，看样子有千把人，那边还在继续召集呢，而且什么都准备好了。老弟，只要肯干，就有办法，眼下哪有时间说空话，现在是什么时候啊……”

“困难的时候呗！有啥说的，”一个人用低沉嘶哑的声音说。

“哼，还能不困难？高尔察克这帮龟孙们拚着命往前窜，你看，乌拉尔那边也不太平了……”

“唉——”一个老头儿叹了口气，他又瘦又小，穿了件短皮袄，冻得直哆嗦。他满脸皱纹，活象一块干蘑菇。

“是啊……眼下咱们的事情会到咋个地步呢？情况实在太糟了，”一个人用单调的、忧郁的声音抱怨说。

有个人郑重而严肃地回答：

“谁能知道呢，活儿不做不出来，事情总得有人去搞。你瞧，一搞就集合起上千个小伙子！……老弟，这可是件大事，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真正了不起啊！……你没有听报纸上说过吗，军队里工人少，可是需要……工人比别的什么人都有见识……眼前就是个例子，拿帕夫卢什卡·洛帕里来说吧，真不愧是条硬汉子……有头脑，干什么事都砸不了锅！”

“那还用说，当然……”

“不光是男子汉，你看看那个玛尔芙莎，那个‘皮茄克大姐’，也不是个等闲的婆娘，一般的男人还不是她的对手哪！”

玛尔芙莎是个纺织女工，她正从旁边经过，听到有人议论她，就很快转过身来，走到说话人的跟前。她宽肩膀，大脸盘，一双天蓝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脸上有几颗麻子，虽说已经三十五岁了，但看上去要去年轻得多。她穿着一件崭新的士兵服：马裤、皮靴、军上装，头发剪得短短的，军帽扣在后脑勺上。

“你为啥惹我？”她走过来问。

“我干啥惹你，玛尔芙莎，是你自己找上来的。我是说，我们的‘皮茄克大姐’不象个女人，倒象是一匹没笼头的野马……”

“你是说，我是匹野马？”

“那还能是谁？”突然，他改变了玩笑的口吻，说：“我是说，你倒真象个战士……就是这么句话！”

“象也好，不象也好，需要……”

“当然是需要……”他沉默了片刻，又补充了一句：“那末，你那一摊子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